

父亲的田野

林钊勤

那块田,父亲种了四十三年。

去年清明回去,他蹲在田埂上拔草,我站在他身后。他的膝盖顶着泥土,两只手在庄稼根部和杂草之间摸索,把草连根拔起,抖掉土,扔在一旁。动作很慢,像一台快散架的机器还在坚持运转。田埂尽头那棵老榆树,是我小时候就有的,如今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,父亲却比从前矮了一大截。

他种了一辈子地,从最初的两亩,到承包到户后分到的五亩,再到后来从外出打工的邻居手里接过来的三亩,一共八亩。八亩地,他一个人侍弄。母亲要帮忙,他不肯,说她腰不好。我放假回来要帮忙,他也不肯,说我弄不好。他就一个人,从春到秋,从播种到收割,把自己种在了田里。

插秧的季节,天不亮他就出门。等我睡醒跑到田边,他已经插完了一大片。他弯着腰,左手握着一把秧苗,右手分出一撮,往泥里一插,手腕轻轻一抖,秧苗便立得稳稳的。这个动作他重复了四十三年,每年重复上万次。我不敢算那是一个多大的数字。

中午我去给他送饭。他接过搪瓷缸子,蹲在田埂上吃。米饭就着咸菜,吃得很急,好像有什么在催他。吃完把缸子往地上一放,卷起裤腿又下了田。我喊他歇一会儿,他头也不回地说:“赶节气呢,过了这两天,秧就不好长了。”

农家没有闲人,父亲更是一一年四季都在田里。他的日历上不是日期,是节气:惊蛰该下种了,芒种该插秧了,白露该收割了。节气从不等人,他也不误节气。

前年秋天,我回去帮他收稻子。收割机开不进那块小田,还是要用镰刀。他走在前面,我跟在后面。他弯下腰,左手抓住一把稻秆,右手的镰刀一挥,割断,放在身后。动作还是那个动作,只是慢了许多。割了半亩,他直起腰来喘气,我看见他的手指已经伸不直了,关节粗大,像老树的根节。那是常年握镰刀、握锄头留下的印记。

我让他歇着,剩下的我来。他站在田埂上看着我,看了一会儿,又弯下腰来继续割。他说:“你割得不干净,留了茬在地里,明年不好种。”

父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田野,从少年割到白头。田野像一块巨大的磨刀石,把他的青春磨成了老年,把他的挺拔磨成了佝偻,把他的一头黑发磨成了满鬓风霜。去年冬天,他的腿疼得走不了路,去医院查,是膝盖软骨磨损。医生说不能再下地了。他沉默了很久,问:“那田怎么办?”我说租给别人种。他没说话。

今年清明我回去,路过那块田,看见有人在播种。不是父亲。他站在自家门口,远远地看着,没有走过去。我站在他旁边,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,田野一片新绿,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。

“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。”这是父亲常说的话。如今他误不了地了,地也误不了他。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交给了田野,田野回给他一身的病痛和满头的白发。可我知道,如果让他重来一次,他还是会选择弯腰下去——因为那不只是八亩地,那是一个农民的全部尊严。土地从不说谎,可它记住了每一个弯腰的人。父亲的背影,就是田野写给天空最长的信。

粽香千里慈母心

刘建峰

又逢端午,满城粽叶飘香。街巷商铺里,包装精美的粽子摆得满满当当,口味花样繁多,却始终勾不起我心底的馋意。我从未向母亲提起想吃家乡粽,可这份跨越千里的惦念,还是循着风,悄然来到了身边。

记忆里故乡的初夏,总被青青箬叶染得温润。端午未至,母亲便早早开始忙活。天刚放亮,她就去到野外采摘箬叶,回家后一遍遍淘洗、浸泡,把叶片上的尘土细细涤净。再挑拣圆润饱满的糯米,备好蜜枣、红豆,简简单单几样食材,在母亲手中,便能熬出独属于老家的味道。母亲知道我偏爱甜口,每年都会特意多包许多蜜枣粽。刚出锅的粽子软糯黏牙,枣香混着叶香在舌尖化开,那份甜香,陪我走过一整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。

十八岁那年,我身着戎装,辞别故土与亲人,远赴千里之外的军营。自此扎根异乡,工作与生活日复一日忙碌,回家的路渐渐变得漫长。一千多里山水相隔,回乡的次数一年少过一年。曾经朝夕相伴的老屋、炊烟与粽香,慢慢成了只能在梦里回望的风景。

在外漂泊多年,天南地北的风味尝了不少,各式礼盒粽、网红粽也吃过许多。它们造型精致,配料考究,可入口之后,总觉得少了几分味道。机器加工的吃食终究冰冷,没有灶台烟火的温度,更没有亲人亲手劳作的温情。走过半生,看过世间万千滋味,方才醒悟,最让人念念不忘的,永远是家里的寻常饭食。

如今母亲已是八旬高龄,白发爬满双鬓,身形也日渐佝偻。我常年身在异乡,难得承欢膝下,平日里只能靠着电话、视频互道平安。每次交谈,我总反复叮嘱她多多歇息,不必再为我操劳。我暗自想着,年岁已高的母亲,不必再为远在北方的我费心包粽,那些年少时的偏爱,或许会伴着岁月慢慢淡去。

可我终究低估了母爱!

这个端午,我不曾吐露半句想吃粽子的心思,母亲却依旧把我的喜好牢牢记在心底。难以想象,年迈的她是怎样俯身择叶、搓洗糯米,又是怎样坐在案前,一针一线般仔细包好每一颗粽子,蒸熟晾凉后,又小心翼翼打包封箱,托付快递跨越千山万水送到我手中。

捧起一颗粽子,粽叶纹理清晰,捆扎得紧实整齐,一如母亲一辈子认真细致的模样。熟悉的香气萦绕鼻尖,日夜工作的疲惫、心底积攒的乡愁,顷刻间被尽数抚平。

儿女走得再远,在母亲眼里,永远都是当年那个守在灶台边,眼巴巴等着吃粽子的孩童。距离再远,相见再少,她心底的偏爱与温情,从来不曾减半。

人到中年,历经世事风雨,愈发懂得亲情是此生最珍贵的行囊。一缕粽香,一头牵着故乡,一头牵着远方,一头连着懵懂童年,一头连着奔波今朝。这份跨越千里的粽情,温柔了悠悠岁月,温暖了漫漫人生路。纵使身在他乡,前路匆匆,只要这份来自家园的温情常在,心中便永远有安稳归处,人生便永远暖意融融。

岁月留香是端午

刘德森

我家的相框正中,摆着一张彩色合影,上面“端午节纪念”几个大红字格外醒目。这张三十年前端午拍下的全家福,被我们悉心珍藏,永远定格在心底最温暖的记忆里。

每当凝视这张照片,粽意飘香的端午节越加感到温馨,幸福的往事浮现在眼前:那是在村外一隅,烂漫的山花、翠绿的小草簇拥着一家四口,堪称生命中最美的组合。

掀开记忆的闸门,昔日唯美的情愫停留在心岸,尽管那个年代艰辛贫困,住着低矮平房,吃着粗茶淡饭,穿着洗干净的旧衣服,但是我们过着暖意融融,惬意无比的端午节。

那天的端午节,农家小院的房檐下、大门旁,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葫芦,微风徐徐吹过,葫芦随风飘舞,漂亮极了;孩子的妈妈事先准备好的青、红、黑、黄、蓝五种颜色的五彩线,小心翼翼地戴在孩儿们的手腕上,寓意着

祈福纳吉的美好期许,一家人沉浸在浓浓的喜庆氛围中,不宽敞的厨房里,柴火灶的铁锅蒸着粽子,一缕缕粽香味扑鼻而来,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孩子们欢乐地喊着:过节真好!早饭过后,我们一家人徒步来到满目绿色的村外,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着,透亮而又干净;沿途野花争芳吐艳,花香遍地;广袤的田畴沃野,禾苗碧绿,一望无际。那青翠欲滴的树林中,鸟儿飞跃,清脆悦耳,堤岸边的荷塘,碧波粼粼,蛙声阵阵……优美的大自然风光,令人陶醉。孩子欢悦地采撷了一些无名花握在手上,双双依偎在父母身边,相机定格在这幸福时刻。

又是一年粽香时,岁岁粽香年年至,岁月磨不去旧时光里的温情。这帧老相框守着三十载端午烟火,藏着清贫日子里稳稳的团圆。每每抬眼凝望,往昔简单纯粹的画面便扑面而来,心底暖意翻涌,一如当年。